

A SERIES OF BOOKS FOR APPRECIATING DUNHUANG ART

VOLUME 1 — BOOK 2 (Cave 296)

敦煌

敦煌研究院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 敦煌研究院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 敦煌研究院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 敦煌研究院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石窟鑒賞叢書

第二分冊



莫高窟第296窟的藝術

謝成水

敦煌莫高窟第296窟爲北周洞窟，建於公元557—581年間，與南朝的陳朝（公元557—581年）是同一時代。296窟不僅反映了北周時期的佛教和藝術的面貌，而且在整個莫高窟藝術演變過程中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就莫高窟藝術而言，北周時期應爲一個重要時期，也可以說是莫高窟藝術由西域風格轉爲中原風格的一個飛躍時期，這種飛躍一直持續到隋代。唐代出現了另外一種飛躍。現存北周時期的15個洞窟中，第296窟的藝術最具特色。

296窟位於莫高窟中段，座西向東，爲覆斗形頂，西壁開一龕，前室殘存少部份。前室及甬道壁畫爲五代重修時所畫，主室西壁龕內北側弟子塑像和龕外兩側菩薩塑像爲清代重修，其它塑像也都在重修時妝彩，其餘均爲北周時期作品。

主室窟頂藻井畫斗四蓮花忍冬飛天井心，千佛、忍冬、垂幔鋪於四披，四週環繞忍冬、禽鳥圖案與千佛。四披故事畫，西披龕楣以北至北披西段畫《賢愚經變·微妙比丘尼品》，北披東段畫《福田經變》，西披龕楣以南至南披、東披畫《賢愚經變·善事太子入海品》；下畫伎樂天、天宮欄牆。

西壁圓券龕內塑一倚坐佛像、二弟子，龕外兩側爲二菩薩塑像。

龕壁畫火焰化佛佛光，兩側各畫一飛天、四弟子、一菩薩，下南側鹿頭梵志、北側婆數仙。

龕楣畫忍冬化生。浮塑龍身龕樑（龍首失）、蓮花龕柱，龕外南側上畫帝釋天妃（西王母）一鋪，下畫二菩薩。龕外北側上畫帝釋天（東王公）一鋪，下畫二菩薩。

龕下願文題榜南側畫白虎，北側畫蒼龍。

南壁畫千佛，下畫得眼林故事一條，底邊畫藥叉9身。

北壁畫千佛，下畫《須闍提品》一條，底邊藥叉存8身（東端殘）。

東壁門上畫千佛；門南側畫千佛，下面畫比丘尼2身、女供養人11身，侍從一身，下畫藥叉3身。門北畫千佛，下畫男供養人存7身，下畫藥叉3身。

窟頂西披以北至北披西段畫《賢愚經變·微妙比丘尼品》。此故事說：古印度舍衛國流離王時代，微妙出生於婆羅門家庭。她的父親是社會上流人物，赫赫有名。有一個梵志的兒子聰明伶俐，相貌堂堂，看見微妙長得婀娜娉婷，姿色不凡，就請媒備禮，娶微妙為妻。婚後不久，微妙生了一個男孩。沒過幾年，婆家父母先後死去，留下萬貫家產。微妙又懷了孕，對丈夫說：“我身孕已久，產期將近，你送我回娘家生孩子吧。”丈夫就送微妙回娘家。夫妻二人帶着大孩子一起上路了，剛走了一半路，微妙腹痛難忍不能行走，祇得坐在荒野中的一棵大樹下休息過夜。丈夫熟睡在遠離微妙的草地上。夜半時分，微妙生下了小兒子。血腥味引來了

一條大毒蛇。大毒蛇咬死了她的丈夫。身體虛弱的微妙在夜幕中呻吟着，呼喊丈夫。天蒙蒙亮，微妙掙扎着站起來，伸手拉她的丈夫，看見丈夫已全身腫脹而潰爛，四肢骨節全部脫落。微妙的心碎了，這意外沉重的打擊，使她昏倒在曠野草叢中。很久，微妙才清醒過來，隱隱聽見孩子的哭聲。冰冷的心才又顫動了，無力地睜開了眼睛。微妙的大孩子站在她身旁嚎啕大哭。微妙把孩子摟在懷裏也放聲大哭起來。母子倆哭了很長時間，哭乾了眼淚。微妙草草地掩埋了丈夫的屍體，抱着剛出世的嬰兒，手牽着大孩子，邁着沉重的步子向娘家走去。

一條大河橫斷了道路，既無渡船，又無橋樑。微妙愁苦滿懷，想出一個辦法，便對大孩子說：“你在河邊乖乖地坐着等我。媽媽先把小弟弟送過河對岸，再回來接你。”大孩子點了點頭。微妙抱着小嬰兒蹣水走過河對岸，上岸後把嬰兒放在綠草中。她又蹣水回來。大孩子看見媽媽走過來了，高興得拍手跳起來，走下河岸，向微妙撲過去。無情的河水把孩子吞沒捲走了。微妙一邊呼喊救命一邊在水中追尋打撈兒子，終不見

兒子的踪影。微妙呆呆地站在河水中，不知站了多長時間，又上了岸，去抱草中的嬰兒。哪裏有孩子呢？祇見草地上血跡斑斑，白骨狼藉，餓狼把她唯一的命根子也給吃掉了。微妙痛不欲生，還想見一見父母，身孤影祇地向娘家走去。

微妙走了不遠，碰見了一個老梵志。他是微妙父親的好朋友，一見形容憔悴狼狽不堪的微妙；大吃一驚，便問：“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微妙把夫亡子殤的事告訴了他，打聽自己父母的情況。老梵志告訴微妙：“你家失火全家老小都被燒死了。”晴天霹靂，微妙的頭木了，身子僵了，心碎了，再次暈倒在荒野上，半天才醒過來。老梵志憐她無家可歸，就把微妙帶回了自己家中，待她如親生女兒。微妙麻木冰涼的心漸漸復蘇。

不久，一個嗜酒成癮的婆羅門青年看見年輕貌美的微妙，就娶微妙為妻。微妙懷了孕，生孩子的那一天，恰巧酒鬼丈夫外出。微妙一人在家生孩子，產子未畢，酩酊大醉的丈夫重拳擊門呼喚開門。此時微妙無法出去開門。丈夫大怒，猛踢一脚，破門闖進內室，不問青紅皂白，一把抓住微妙的頭髮就

拳打腳踢。酒醉而喪失人性的丈夫一把抓起剛出世的嬰兒，用刀砍碎，扔在油鍋中煎炸，撈出焦糊的碎屍塊強逼微妙吃下去。微妙不忍心吃自己的親骨肉。失掉理智的醉鬼丈夫就瘋狂地鞭打微妙。微妙無奈，吃下了嬰兒碎屍。

這天夜裏，微妙棄家逃走流浪，流落到波羅奈國。一天，微妙走到一座大墳塋旁，坐在樹下休息。一個剛死了妻子的富翁兒子也來到這座墓地，懷念他的妻子，每天黃昏都要來墓地哭祭，見微妙坐在樹下，就走了過去。微妙的非凡姿色引起了青年的注目。青年走到她面前，施禮問道：“為什麼你一個人坐在這裏？”微妙就講了自己的不幸。青年聽了深表同情。他們互訴衷曲，漸漸都萌發了愛慕之情。無家可歸的微妙就與那位青年結為夫妻。但是，好景不長。那個富翁的兒子突然得了不治之症，不久就死了。波羅奈國的風俗是男人死後，他生前所鍾愛的人和物都要一起殉葬。可憐的微妙就被活活地埋入墳墓裏。

當天夜裏，一群盜墓賊掘墓盜寶，透入了新鮮空氣，命不該絕的微妙又復活了。盜墓賊頭子看見微妙嬌容美貌，就把微妙拖回

家中，強迫她為妻。

盜墓之事敗露，盜墓賊頭子被官府砍頭處死。他的餘黨把屍體偷來，送給微妙。仍然按照波羅奈國殉葬之俗，又把微妙埋在墳墓裏。野狼刨開了墓土，吃掉死人的屍體，幸虧沒有吃掉微妙，祇是把她的衣服撕得支離破碎。微妙活了過來，爬出墓穴，站在冷風中，久久思索着：人間世道為什麼如此冷酷？這死去活來的日子有沒有個盡頭？

亦身裸體的微妙，披頭散髮，無目的地向着荒野走去。從此，微妙遁入空門，削髮守戒，當了比丘尼（尼姑）。¹

窟頂西披龕楣以南至南披、東披畫《賢愚經》的善事太子入海取寶的故事。古印度波羅奈國國王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善友，一個叫惡友，兄弟二人雖為同胞兄弟，但秉性懸殊。善友溫順仁慈，惡友狡詐殘忍。

一天，善友出城郊遊，看到無數面黃肌瘦、衣衫襤褸的人，有的在田裏辛勤耕種，有的在池中捕魚，有的殺豬宰羊；還有的在操機織布，整天忙忙碌碌。他纔知道，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終身操勞。

善友回宮，腦子裏總是縈繞着人們那種

痛苦勞累的情景，心情十分沉重。他想到父王的國庫裏有許多金銀財寶，於是說服了父王，開庫濟貧。四方貧民紛紛來求施捨，不久國庫施捨將空。太子想到這樣不能長久地解救貧民。一位大臣向太子說海底珍寶無數，其中有類如意寶珠，能變出人們所需之物。

善友徵得了父母應允，帶了一名多次入海、熟知海路的盲導師，又精選了五百個壯漢隨行。惡友心裏想，父母本來偏愛善友，若善友取回寶珠，父母將更加寵愛他，我同去取寶，到時可伺機而行……他便向父母提出去取寶，國王、王后欣然同意。

第二天，兄弟二人告別父母，由盲導師指路，啟程去尋寶。船到寶山，大家欣喜若狂，但沒有找到如意寶珠。善友讓惡友和五百隨從滿載珍寶先行返航，自己和盲導師繼續尋找如意寶珠。

善友與盲導師又走了二十一天，到達銀山。盲導師年老體弱而倒地，用最後一口氣告訴了太子要走的路程，說完便去逝了。太子掩埋了導師的遺體。祇身前行，善友跋山涉水，走了四十九天，終於看見了一座輝煌壯麗的七寶城，龍女引導他進入龍宮。他向

龍王述說了自己的心願，希望能得到如意寶珠。龍王十分感動，將寶珠送給了太子。

善友上岸，遇見弟弟惡友，問道：“五百隨從和滿船的珍寶怎麼不見了？”惡友說：“途中遇到大風浪，船破寶沉，人都葬身魚腹，祇有我一個僥幸活下來。”惡友聽善友說取得了如意寶珠，貪婪之心使他想出一條毒計，於是對善友說：“哥哥歷盡無數艱險，你太疲勞了，應該好好休息一下，我來看獲寶珠。”善友確實疲勞，一倒下就進入夢鄉。惡友見哥哥熟睡了，用竹刺刺瞎了他的雙眼，竊奪寶珠，匆匆逃去。

國王和王后見惡友祇身返回，驚問善友的情況，惡友裝出淒慘的樣子，痛哭地說：“船被風浪打翻，盲導師、五百隨從和我哥哥都葬身海底，我歷盡了艱險，纔回來。”國王、王后聽後，悲痛欲絕，責罵惡友。惡友將寶珠埋進土裏。

善友被刺瞎雙眼，痛醒之後還大聲呼喊弟弟，他以爲惡友被強盜刺死了，放聲大哭。樹神告訴他，刺瞎他眼睛和搶走寶珠的是惡友。善友悲憤至極，踉蹌地摸索着往前走。

善友來到利師跋國，兩天來沒吃飯，餓

昏在路旁。一個牧人趕着牛群經過這裏，領頭的牛用舌頭輕輕舔出了善友眼中的竹刺。善友慢慢醒了過來。放牛人十分同情他，把他帶回家中，熱情相待。善友感激不盡，但他不願意拖累貧窮的牧牛人。善友請求牧牛人送他一張箏，想彈箏賣藝爲生。善友擅長彈箏，每當他彈奏的時候，人們都靜靜地圍在他身旁，傾聽他發自內心的演奏。

利師跋國的皇宮果園守園人，同情善友，把他介紹到果園當了守園人，打鈴趕鳥。閑時，太子就在樹下彈琴，抒發他心中的鬱悶。

利師跋國王有一個美麗的公主，從小就許配給波羅奈國的善友太子。但善友和公主都不知道此事。一日，公主來到果園，聽到太子如泣如訴的箏聲，深深地被感動。她非常同情這位盲人。她每天來聽善友彈琴，漸漸地愛上了這位守園盲人。

國王不同意這門婚事，公主誓死愛善友，國王祇得答應。婚後，夫妻十分恩愛。一天，公主外出，很晚纔回來，善友懷疑她不貞，公主再三解釋，善友不相信。公主哭着發誓說：“如果我對你有絲毫不忠，就讓你的眼永遠不復明，若我是忠實於你的，你的一隻

眼馬上復明。”話音剛落，善友的一隻眼看見了美麗的公主。他更加愛自己的妻子，把自己真實身份告訴了公主，公主不相信。太子起誓說：“假若我騙你，我的另一隻眼永遠不會復明，否則，馬上重見天日。”果真，善友太子的另一隻眼重見光明。公主驚喜若狂，拉着太子的手奔向父王報告了這一喜事。

波羅奈國國王和王后日夜思念善友，哭瞎了雙眼。一天，王后將一隻自幼與善友在一起的白雁繫上信放了出去，讓它去找善友。白雁飛到善友身旁。善友將自己的遭遇寫信讓白雁送回。父母得知善友未死，非常高興，又非常氣憤地把惡友關進了監獄，並立即派人前往利師跋國接回善友夫婦。善友要求父母寬恕惡友，放出監獄。惡友見哥哥不念舊惡，羞愧萬分，把埋在土裏的寶珠挖出來歸還給善友。從此，舉國上下的臣民過着十分富裕的生活。²

窟頂北披東段畫的是《福田經變》。《福田經》曰：“佛告天帝，復有七法，廣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謂七。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二者園果浴池樹木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救眾病；四者作牢堅船濟度

人民；五者安設橋樑過渡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造作園廁施便利處。是為七事得梵天福。”³

南壁下方一條畫的是得眼林的故事，講的是古代南印度一個叫橋薩里的王國，有五百饑民造反了。他們佔山為寨，開倉奪糧，與官府分庭抗禮。國王派出一支強大的軍隊征剿，五百“強盜”與官軍搏殺，終因寡不敵眾而被俘。

官府把這些“強盜”挖去雙眼，又把衣服剝去，放逐到荒山野嶺中。這五百盲人無衣無食，四處奔跑嚎叫，哀聲震天。釋迦牟尼聽到淒慘的哭叫聲，他用佛法吹送來了香山妙藥，使五百盲人全部復明，看到眼前站着釋迦，紛紛下跪感恩皈依了佛門。最後都修成了正果。⁴

北壁下方畫須翼提故事。佛降世以前，波羅奈國有一個國王叫羅翼，他有三個王子，分封治理地處邊境的小國。

一位大臣發動了政變，老國王慘遭殺害。叛軍兵分三路捕殺三位在外的王子。大王子、二王子都慘遭殺害。神靈顯聖告訴小王子，叛軍即將到來。小王子善住急忙帶着王妃和

太子須闍提逃跑，要到鄰國借兵平叛，他們倉惶逃奔，帶的少許乾糧全部吃光了。在這雜草叢生的荒山禿嶺上，找不到任何能充饑的東西，三人倒在地上。王子爲了救國報仇，想殺王妃充饑救活自己和須闍提。須闍提不讓父親殺死母親，而要父親割他身上的肉來救父母。就這樣，須闍提每天從自己身上割下三斤肉供父母食用。須闍提全身的肉刮盡了，不能再走了，王子和王妃含淚離開了兒子。須闍提捨身救雙親的行爲，驚動了天神。天帝釋，爲了進一步考驗須闍提的誠意，變成一群虎狼猛撲過來，須闍提說：“來吧，我願施捨我這點筋骨，讓你們活下去。”天帝釋天知其誠意，使須闍提的身體復原。

王子和王妃到達鄰國，借來軍隊平定了叛亂。王子去收須闍提尸骨看到須闍提不但沒有死，反而皮肉完好，驚喜萬分，接他回國，並將王位讓給須闍提，從此國家興旺，世代相傳。⁵

269窟的藝術也是很有特色的，如同以前幾個朝代一樣，既有外來藝術的濃鬱莊重的情調，又有中國傳統的藝術表現手法。從莫高窟藝術來看，更確切地說，296窟的藝術已

是中原藝術風格了。如窟頂四披和南北兩壁下方的故事畫，設色純樸簡單，色調明朗雅逸。它一改前朝的用筆、設色和造型。早期細密如絲的線條層層暈染的西域畫風在這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書法的大象用筆和新的設色方法。所有勾勒線條中鋒行筆，鈍厚有力，而且有明顯的“一波三折”之勢。這在以前的繪畫（包括漢代以前）是很難見的，線條多用二頭尖的細線，沒有明顯的起勢和收筆（此線條必須嚴格依賴形體，爲形體所束縛）。296窟的這種用筆，開始了中國特有的以“筆”造型，“筆”對“形”自由化並具有獨立性。宋代發展起來至今未衰的中國水墨畫正是運用中國書法的“筆”來造型的，“筆”大踏步地走向獨立。清初的著名水墨畫大師八大山人則把這種手法推向了頂峰，他們的畫全是“筆”寫出來，“形”僅存於筆與筆之間了。如果八大山人再走出半步，就是水墨抽象畫了。296窟第一次把形體的線化解成“筆”，筆筆有隱健的起勢，渾厚的中鋒運筆和回鋒收筆。筆與筆之間豪放自由，翫而有隙，明顯地擺脫了“形”對線的拖累，從而把“神”更進一步注入到筆

中。

該窟故事畫的設色獨樹一幟，別開生面。以明朗輕快的白色為底色，用土紅線勾出形體，分塊設色。每塊色彩單純工整，如同拼貼上去的塊塊，又如現代的彩色版畫。該窟如此強調色彩的純度，對全局造型是必要的。如果減弱或取消這些“幾乎生硬”的色塊，顯然會支離破碎，生氣全無。設色用筆也如同勾勒一般，大筆中鋒，臉部的暈染一改前朝的“染低不染高”染法，變成了“染高不染低”了。暈染法傳自西域，中國繪畫在早期都是“素面”，即不暈染。中國的遠古民間舞蹈化妝喜歡在臉面高處施塗紅色塊。該窟染臉的高處和上眼瞼，仍不放過對筆的表現，不像以前的層層疊染，而是用中鋒短粗線一筆而就。下巴高處畫法亦然，已沒有前朝那種繞形體四週一圈的染法。這種染法雖然在莫高窟西魏時期的285等窟出現過，但是在這裏已普遍運用，而且把它昇升到“筆”來運用了。表現手法更為獨特的是，畫者用土紅線勾勒出形體，而留下大量的空白不設色，斷斷續續。乍看上去，給人感覺都是一些不規則的抽象色塊。然而，這些色塊在這

裏顯得耀眼奪目，華麗閃光，沒有一點空乏之感。輕淡的土紅線和濃重飽和的色塊形成了一高一低的強烈對比。這裏極少用中間過度調子。即使使用灰色塊，也比紅線稍淺。這正像近代偉大的音樂家貝多芬善用最高和最低兩個音符組成高亢激蕩的交響曲。這些懸掛在一排排土紅線上的形彩各異的色塊正像是五線樂譜上的音符。形體在這裏顯得不重要了，人們並不需要去追求每一個形體或情節就心滿意足了。線條和色塊已經完成了藝術的全部信息和美感。人的知覺度在這裏被推到了第一位！這種知覺不正是今天的現代派藝術家們所夢寐以求的嗎？我們還看到，在這些壁畫中還體現了許多藝術中的“減法”。不僅“減”去了許多形體不設色，而且還把許多處的土紅線也刪除了。如在窟頂北披西端的微妙比丘尼故事中，其酒鬼丈夫痛打微妙比丘尼，又殺其子、煮子、吃子的場面（如圖4），畫者為了突出畫面的複雜情節，用白粉作了刪除減弱土紅線的處理，畫面雖然僅剩下一個房頂，但仍使人感到合情合理，因為它符合了整體。在這裏幾乎沒有孤立的局部，一切都是高度的整體。單獨看這裏每

一個色塊時，竟是平淡無奇，猶如在河灘上信手拾來的卵石。祇有當你觀視整個畫面時，這裏每一個色塊竟是那樣光彩奪目，猶如珍珠般瑰麗，“神”霧在整個畫面掠動，美在人的心間蕩漾，整體產生了美，美在整體之中，真是神秘至極，令人拜倒！

當然，在這個窟中又不免留下了前朝的足跡，如西壁佛龕外兩側、南北兩壁的千佛以及佛龕內南北兩側的供養菩薩，造型和書法基本與早期北魏時期相同（如圖15）。藻井圖案也沿用了北魏的書法。窟頂四週下緣的天宮欄牆立體圖案，是早期天宮伎樂中的欄牆演變而來的。雖然該洞有兩種不同的畫風，但由於作者的精心佈局，在這裏感覺不到不和諧。南北兩壁和西壁佛龕內外兩側施以熱烈的土紅色，與窟頂的藍綠冷色調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從佛龕內兩側的供養菩薩可以看出，作者對藝術進行過反覆探討。佛龕內兩側上方各有四個弟子、下方一供養菩薩，同一畫面却用兩種完全不同的書法（如圖14、15）。作者雖然對外來藝術崇拜，但更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情感，從而留下了更多的筆墨來表現自己。這兩處書法截然不同

的書，都不乏其藝術性，放在一起使我們同樣得到了美的享受。正像中國人崇拜外來的佛教一樣，通融和諧。還值得我們一提的是佛塑像下方兩側的鹿頭梵志和婆藪仙人（如圖16、17），與上述的畫同處於一個券形畫面上。與其說這塊壁面有兩種繪畫風格，倒不如說它有三種風格。鹿頭梵志和婆藪仙人的造型竟是兩個前所未有的大寫意人物畫。瀟灑奔放，毫無顧忌地揮灑而成。從上方的四弟子的畫面上可以看出，這兩個人物是沒有預先勾線的，是典型的“沒骨”書法，手指腳趾均是一筆而就，十分生動有力，形體準確流暢。幾筆飄逸的彩帶，更帶來了形體的凝重。我們在這裏看到了作者熾熱如狂的藝術情感和那心靈的激越顫抖。也許是作者畫完上述四弟子、一菩薩後，意猶未盡，最後來個情感的徹底宣泄，造就了這一偉大的作品。站在這幅畫前，會使我們想起當代最偉大的抽象派大師畢加索和野獸派大師馬蒂斯的作品。遠古的藝術情感和現代派藝術情感是不是相通的呢？不然，又怎能引起當今藝術的共鳴呢？

歷史遠遠地過去了，但古代藝術大師們

的作品仍然如此光輝燦爛。296窟祇是莫高窟藝術的一部份，它也像其它朝代的石窟藝術一樣，支撐着它那個時代民族的全部精神。296窟不僅是北周時期的重要洞窟，而且是莫

高窟藝術的代表作之一。在這裏我們看到古代藝術大師們對藝術的理解、主宰和大度，親見了他們的藝術天機。讓我們虔誠地敬仰我們的遠古先師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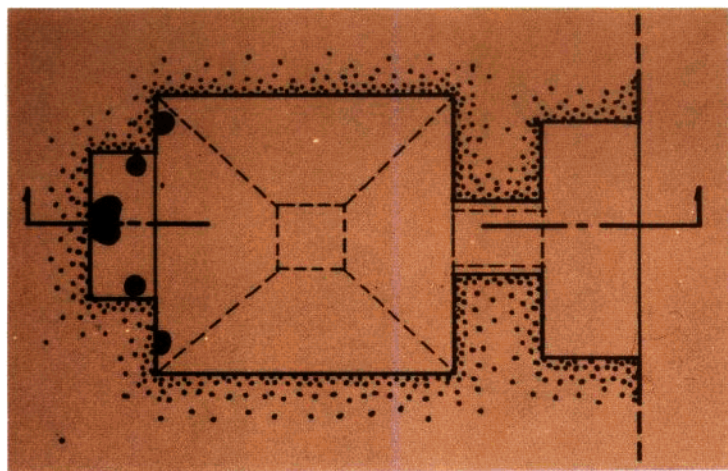
1 據《大正藏》卷4《本緣部》、《賢愚經·微妙比丘尼緣品》、《敦煌壁畫故事》第2輯。

2 據《大方便佛報恩經》、《敦煌壁畫中的佛經故事》第1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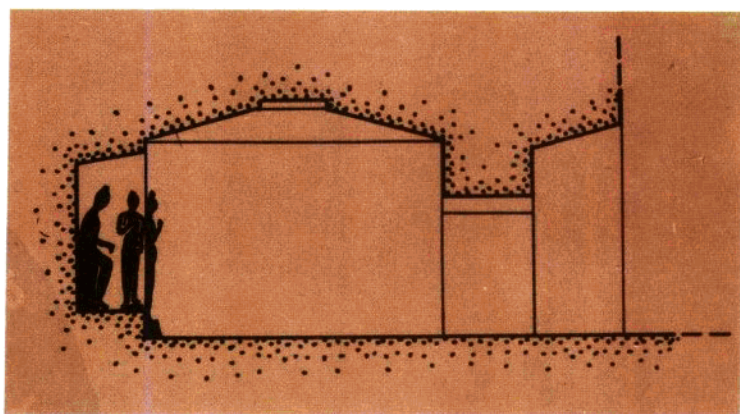
3 據《大正藏》第16卷777頁。

4 據《大正藏》第12卷、《敦煌壁畫中的佛經故事》第1輯。

5 據《賢愚因緣經》卷1、《敦煌壁畫中的佛經故事》第1輯。



平 面



剖 面

第296窟平剖示意图 (比例1:100)

圖 版

PLATE

1. 洞窟內景
Interior of the cave



2. 窟頂藻井

Lotus—honeysuckle on the ceiling

蓮花忍冬紋樣，四邊飛天。畫法亦與北魏相似。



3. 窟頂藻井邊飾紋樣

Marginal pattern of the Lotus—honeysuckle
on the Ceiling

忍冬紋樣中飾以各種飛禽走獸。既成圖案
裝飾，又不乏其生動活潑。



4. 窟頂北披西端微妙比丘尼故事

Story of WeiMiao Bhiksuni on
the west end of the north wrap-
around of the ceiling

畫中是微妙的酒鬼丈夫回來敲
門、痛打微妙，又殺死其子、煮子、
逼微妙吃子的場面。構圖上下成
“Z”形。

